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如云集》、《曲终集》。

《如云集》

1980年 猿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年 怨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曲终集》

1982年 12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2年 怨月山东画报出版社。

目摇摇录

如 云 集

芸斋小说

摇罗汉松	(猿)
摇续弦	(苑)
摇石榴	(园)
摇我留下了声音	(源)

菜花	(怨)
转移	(园)
吃菜根	(缘)
拉洋片	(苑)
看电视	(园)
悼曼晴	(源)
记邹明	(愿)
记春节	(苑)
悼万国儒	(缘)

新居琐记	(缘源)
记老邵	(远园)
楼居随笔	(远苑)
觅哲生	(苑园)
老同学	(苑源)
谈镜花水月	(苑愿)
我的位置和价值	(愿景)
和郭志刚的一次谈话	(愿源)
谈理解	(愿源)
谈闲情	(愿园)
一本小书的发现	(愿源)
《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校读后记	(愿苑)
关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	(愿愿)
我的经部书	(愿景)
我的史部书	(愿缘)
我的子部书	(愿源)
我的集部书	(愿缘)
我的丛书零种	(愿园)
朋友的彩笔	(愿苑)
庚午文学杂记 (一)	(愿园)

庚午文学杂记(二) (灵苑)

读《旧唐书》记 (灵猿)

读《宋书·范晔传》 (灵泉)

读《史记》记(上) (灵愿)

读《史记》记(中) (圆苑)

读《史记》记(下) (圆源)

读《史记》记(跋) (圆泉)

读唐人传奇记 (圆源)

书衣文录

摇——附摭遗 (圆圆)

芸斋短简

摇致李蒙英 (圆源)

摇致李克明 (圆苑)

摇致段华 (圆愿)

摇致孙柏昌 (圆怨)

摇致卫建民 (圆怨)

摇致杨天放 (圆圆)

摇致郭志刚 (圆泉)

摇致季涤尘 (圆圆)

摇致单三娅 (圆圆)

摇致杨坚 (圆猿)

摇致常跃强	(国猿)
摇致李之璉	(国猿)
摇致刘文霄	(国猿)
摇致张志民	(国猿)
摇致姜德明	(国猿)
摇致黄伟经	(国猿)
摇致刘梦岚	(国猿)
摇致邹明	(国园)

曲 终 集

芸斋小说

摇心脏病	(国猿)
摇忆梅读《易》	(国猿)
摇无题	(国猿)

记陈肇	(国苑)
悼康濯	(国景)
故园消失	(国猿)
寄光耀	(国苑)
残瓷人	(国景)
新春怀旧	(国猿)
我的绿色书	(猿园)
秋凉偶记	(猿园)
文集续编序	(猿苑)

记秀容	猿缘
暑期杂记	猿园
庸庐闲话	猿愿
文过	
摇——文事琐谈之一	猿苑
文虑	
摇——文事琐谈之二	猿缘
老年文字	
摇——文事琐谈之三	猿园
文宗	
摇——文事琐谈之四	猿缘
我的读书生活	猿愿
野味读书	猿园
买《朱子语类》记	猿缘
我的“珍贵二等”	猿愿
“病句”的纠缠	猿园
当代文事小记	猿源
《文场亲历记》摘抄	猿愿
我和青年作家	
摇——《文场亲历记》摘抄	猿员
我与文艺团体	
摇——《文场亲历记》摘抄	猿缘
我观文学奖	猿愿

反嘲笑	㊟ 猿 猿
作家的文化	㊟ 猿 猿
读画论记	㊟ 猿 猿

耕堂读书随笔

摇读《前汉书卷六十四·朱买臣传》	㊟ 猿 圆
摇读《前汉书卷五十七·司马相如传》	㊟ 猿 圆
摇读《义门读书记》	㊟ 猿 圆
摇读《胡适的日记》	㊟ 猿 愿
摇读《高长虹传略》	㊟ 猿 圆
摇读《文人笔下的文人》	㊟ 猿 圆
摇读《船山全书》	㊟ 猿 圆
摇读《刘半农研究》	㊟ 猿 圆
摇读《东坡先生年谱》	㊟ 猿 圆
摇读《后汉书》小引	㊟ 猿 猿
摇读《后汉书卷五十八·桓谭传》	㊟ 猿 猿
摇读《后汉书卷五十八·冯衍传》	㊟ 猿 愿
摇读《后汉书卷七十·班固传》	㊟ 猿 圆
摇读《后汉书卷五十四·马援传》	㊟ 猿 猿
摇读《后汉书卷六十六·贾逵传》	㊟ 猿 愿
摇读《后汉书卷七十三·朱穆传》	㊟ 猿 猿

甲戌理书记	㊟ 猿 猿
理书续记	㊟ 猿 猿

理书三记	《源園
理书四记	《源源
读《清代文字狱档》记	《源苑

耕堂题跋

摇题《俞平伯序跋集》	《源園
摇题《岳少保书武侯出师二表》	《源園
摇题《莲池书院法帖》	《源猿
摇题《知堂谈吃》	《源源
摇题《纪晓岚文集》	《源猿
摇题《袁世凯奏议》	《源苑
摇题《唐才子传校注》	《源苑
摇题《汉娄寿碑》	《源愿
摇题模印砖画	《源愿
摇题《专门名家》	《缘園
摇题《南阳汉画像汇存》	《缘景
摇题《蒿里遗珍拾补》	《缘源
摇题《何典》	《缘猿
摇题《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缘苑
摇题《秦淮广记》	《缘猿
摇题俞樾书《枫桥夜泊》诗(石刻)	《缘園
摇题《簠斋藏镜》	《缘景
摇题《簠斋古印集》	《缘猿
摇题《古泉丛话》	《缘猿

摇题《梅村家藏稿》	《缘苑
摇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	《缘苑
摇题《鲁迅书简》	《缘苑
摇题《明史纪事本末》	《缘愿
摇题文集珍藏本	《缘愿

芸斋短简

摇致卫建民	《缘愿
摇致徐光耀	《缘园
摇致韩映山	《缘苑
摇致邢海潮	《缘园
摇致阿凤	《缘猿
摇致王兆新	《缘缘
摇致赵日升	《缘缘
摇致潘之汀	《缘苑
摇致高云华	《缘苑
摇致康濯	《缘苑
摇致魏巍	《缘愿
摇致邓基平	《缘愿
摇致曾镇南	《缘愿
摇致陈晓峰	《缘猿
摇致刘宗武	《缘园
摇致郭保林	《缘猿
摇致侯军	《缘原

摇致铁凝	《远庭》
摇致贾平凹	《远苑》
摇致刘绍棠	《远缘》
摇致肖复兴	《远园》
摇致郭志刚	《远景》
摇致段华	《远园》
摇致葛文	《远康》
后记	《远缘》

如摇云摇集

芸斋小说

罗摇汉摇松

现在,我养的花木中,这棵罗汉松可以说是长得最好的了。我每天搬出搬进,惟恐叫人偷了去。这是朋友老张送我的。老张一共送过我三盆花。第一次是一棵玻璃脆,他送来的时候,笑着对我说:“你养这种花最合适。”

他的意思是,我这个人很脆弱,弱不禁风,半死不活。他讽刺人,向来是不分场合的。

第二次是一棵栀子和这棵罗汉松。栀子不好养,早已死去了。罗汉松来时很小,十几年的工夫,我已经给它换过三次盆,现在它身上随便一个小枝,也比来时它的全身大,老张逝世将近五年了。时光流逝,人之云亡,尚不及草木长久。

老张送我花,并不是他出钱买的。他交游广,认识人多,又是老同志,名人作家,别人都乐于送给他东西。这些花,就是他从本市的一个大公园要来的,他认识那里的主任。

二十年代末，老张就和这个大城市解放后的第一任市长，在一个支部活动。当时在这一支部的，还有“十年女皇”。

他爱好文艺，三十年代初已发表了小说，并写了一部长篇，书名仿萧洛霍夫笔意，也叫做静静的什么，曾得到一个美国太太的奖金。查鲁迅日记，老张曾两次把这部小说寄给鲁迅先生，好像并没有引起先生的注意。那时，人们并不像现在这样，那么重视外国人的奖赏。更不认为，外国人鼓掌叫好的，就代表中国创作的高峰。

老张对文学孜孜矻矻，可以说是终生不懈。在写作上也很努力，虽然说不上很严肃。“文革”期间，他曾企图把过去写的一部现实小说，改写成应时的作品，结果徒劳心力，没人给他出版。

以他的资历，本来有很多机会去做大官，他都没有去做。抗日时期，他在一个地区当了几天社会部长，进城以后，又当了几天工会宣传部长，终于以作家身份，了其一生。

我们是一个时代的人，共同度过了那艰难危险的岁月。他一直没有离开冀中，他不愿到山里去，那里生活太苦。在冀中，领导了解他，群众关系也好。他打游击，不避阶级嫌疑，常住在地主富农家里，这些人，都有子女在外抗日。他到一家，大伯、大娘叫得很亲热，既保险，又能吃到好饭食。他有时住在我家，我父亲总要到集上去买肉。有一年夏天，他走了一天，干渴得很，正好我父亲在井里泡着一个大西瓜，取出来叫他吃，说他真有口福。

进城后，老张几次自做对虾，装满大饭盒，给我母亲送来。老伴病了，老张也曾到医院看望，后我因无人照顾，多次到他家赶饭。他对女儿们说：“不要厌烦，过去，我也常在人家吃饭。”

老张的口福，是有名的。抗日期间，我从路西回来，帮他编书。他们一天的菜金是五分，我是客人，三角，他就提出跟我合伙。“五一大扫荡”，扫来扫去，把他扫到深县南部的大桃树园，在里面呆了三天三夜，吃的都是蜜桃。抗日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父亲给我炖了一个肘子。刚刚炖烂，他就从外村赶来了，进屋大笑着说：“我在八里以外，就闻到香味了。”

进城以后，他是市长的老朋友，经常赴宴。打听哪里有宴会，只要主客一方是熟人，他就跑去。有一次，我们在北京开会，散会以后，我同康、侯等人约好，到东安市场吃饭，并没约他。他就跟在后面，一直进了饭馆，大家都不以为怪。

他不只有口福。别人的书，经过战争、土改，都散失了。他的书没有散失，反增加了。他到处搜罗书籍。土改时，他主管的小区，发现了一部《海上述林》。他上书中央负责同志，请求批准他获得这部他渴望已久的书。他的手稿、日记，也保存得很妥帖，丝毫没有遗失。有一次，他到路西去，父亲托他带给我一些零用钱，并叫妻子把钱缝在他的夹袄腋下。他到了路西，我已去延安，他把钱也买了书。

历次政治运动，他都以老运动员，或称老油条的功夫，

顺利通过。土改时,他是组长,当然不会有问题。“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当机立断,以“左”派姿态,批评了市委文教书记。在那种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他一改平日邋邋遢遢的形象,穿上一件时兴的浅色的确良新衬衣,举止活泼,充满朝气,以自别于那些忧心忡忡垂头丧气的人物。

身为作家,参加革命久,历史复杂,说话随便,伤人很多的他,在这场动乱中,几乎没有任何风险,没有烧到一根毫毛。当不少同行家破人亡之际,他的家庭,竟能保持钟簏不移、庙貌未改的状态,这在全国也恐怕是少见的。并且不久就出入炙手可热的王曼恬的官邸,更使人叹服他的应变能力了。

据我思考,老张得力之处,在于处世待人。他不像一般作家那样清高孤僻,落落寡合。什么人他都交接,什么事都谈得。特别是那些有权有势,对他有用的人。他以作家的敏感,去了解对方的心意;然后以官场的法术,去讨得他们的欢心。他对顶头上级,如宣传部长,甚至宣传干事,都毕恭毕敬。可以当着很多人的面,去拍他们的马屁,插科打诨,旁若无人。有一次,在我家里,他竟拍起一个后生晚辈的马屁,使我大吃一惊。这个后生,是他机关造反组织的一个核心成员。那时“文革”已近尾声,老张还对他如此恭敬。我就此事,请教过一位明达。他说,前途未卜,后生之后,还有大头目。老张在后生面前能作如此表现,大头目知道也会高兴。他们如继续得势,老张自然得到好处。

芸斋主人曰 抗日时期,老张写了不少剧本,曾自称是冀中区的莫里哀。三十过后,方得结婚。及撰文相交过久,印象丛脞,不易下笔。老张熟知冀中生活掌故,人多称之,然亦有谓,其言多夸夸,华而不实,因有“倒二八”之讥。噫!当年革命如渡急湍,政治如处漩涡。老张不只游戏人生,且亦游戏政治。其真善泳者乎!

一九八八年五月九日写讫

续摇摇弦

一九七一年四月间,老伴在医院死去。我知道以后,劝住孩子们莫哭,先把他们的老姨叫来。她是我一九五三年从老家带出来,在我家帮了几年忙,后来参加工作的。

机关的“革委会”,原来派了一个人帮着办丧事。这个人抄过我们的家,我不愿去叫他,他听说后也来了。我找了几位老同志帮忙,他们是杨、贾、石、马。我写在这里,是表示永志不忘。

因为孩子们没有经验,置备的装裹又很简单,妻长时间露面躺在停尸板上,我从口袋掏出一块旧手绢,蒙在她的脸上,算是向她作了最后的诀别。她的脸很平静,好像解除了生前的一切痛苦。

我那时处境还不好,前途未卜。孩子们各有心思,对我也冷淡。我每天劳动回来,在小屋里闷坐着。有次路遇大雨,衣服全湿透了,回到屋里,也没有人过问,自己连抽了三

支烟，以驱寒冷。

慢慢，我想再找个老伴。说是续弦，这是附会风雅。老伴从二十一岁以身相许，那时彼此有多少幻想。四十多年，经历了无数艰辛，难言之苦，最后这样相离而去。以后的事，还能往好里想吗？

我最初属意机关食堂里的一位妇女。她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皮肤很白皙，脸上有些雀斑，胸前很丰满，我在食堂劳动时，对我态度和蔼。她是顶替死去了的丈夫，家也住在佟楼。晚上，我们常乘一辆公共汽车回家。

但我没敢向别人透露过，因为想到，既不属于一个阶级，我有些自惭形秽，怕高攀不上。

不久，有一位女同志，愿意给我介绍，是在她那里帮忙的姨母。预定在老梁家见面。我如期去了，一进大门，老梁的妻子就斥责我：“衣服也不换一下，大好天，你戴个破草帽来干什么！”

进到屋里，形式很隆重，女方来了四个亲属。

“你现在住的那房子很小吧？”女方的母亲问。

“也很低。”我说，“有个蚊子臭虫什么的在房顶上，我一伸手就摸着了。”

全场默然。

我告辞出来，心想，女方长得太黑，也太胖了。

第二次，老梁的爱人又给我介绍一位会计，苏州人。我一听生在苏州，觉得很好，在梁家三楼小书房见面。事先按照介绍人的嘱咐，我换了一身干净些的衣服，没有戴草帽。

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net